

吴翔之◎著

从《蛇郎》到《马兰花》

——三（两）姐妹故事在20世纪的演变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从《蛇郎》到《马兰花》

——三（两）姐妹故事在20世纪的演变

吴翔之 著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研究成果（课题编号：11JCZW09YB）

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研究成果（项目编号：Y201121307）

2014年温州大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蛇郎》到《马兰花》：三(两)姐妹故事在20世纪的演变 / 吴翔之著. — 银川：阳光出版社，2015.2

ISBN 978-7-5525-1739-2

I. ①从… II. ①吴… III. ①民间故事—文学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I20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42206号

从《蛇郎》到《马兰花》

三(两)姐妹故事在20世纪的演变

吴翔之 著

责任编辑 靳红慧

封面设计 杨 坤

责任印制 岳建宁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阳光出版社

地 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yangguang@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1412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精捷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17210

开 本 720mm×980mm 1/16

印 张 11

字 数 200千字

版 次 2015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25-1739-2/I·535

定 价 22.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清明节期间,翔之打电话给我,要我为她的新书作序。自己的研究生著书立说,老师自然满心欢喜,所以当即应允。

接收到书稿的电子版以后,我原以为快速浏览一遍之后就可以提笔写序的,但事实并非如此。这部字数虽然不多、内容却很丰富的著作,创见迭出,思辨性强,是要费时并潜心读的。在阅读书稿过程中,我常常停下来,查阅一些相关论著和资料。因此,与其说是为人作序,不如说是我自己一段学习和思考的过程。下面的文字,准确地说是我的读后感。

读着书稿,我宛如跟随作者做一次艰辛而有趣的学术之旅。民间故事是先民一代又一代在漫长的社会生活中集体创造出来的口头文学,是历史、宗教、风俗习惯、思想意识等方面的综合反映,是一部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蛇郎的故事就其大体结构而言,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有着普遍性,因而它是一个著名的世界性故事。“蛇郎”及其故事,对民俗学和民间文学专业的学者来说并不陌生;而学术界之外的人,尤其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则对《马兰花》更为熟悉。“马兰花,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怕……”这首童谣能唤起人们不同程度的童年记忆。但是,无论学界内外,对于《蛇郎》与《马兰花》的关系,对于《蛇郎》如何从民间文学演变为儿童文学的《马兰花》,却可能不甚了解。虽说民俗学和民间文学关系密切,但由于学科与专业的细致划分,《蛇郎》与《马兰花》其间的学术渊源却鲜为人知。从这个角度而言,该书是一部关于《蛇郎》和《马兰花》前世今生的学术史专著。作者筚路蓝缕,辛勤爬梳,理出了一条自《女嫁蛇》、《李寄斩蛇》、《蛇

郎》、《马莲花》、《马兰花》的线索,还用这条线索串起了同一母题的《姊妹易嫁》、《白毛女》、《青蛙骑手》。更为重要的是,作者并不满足于这种溯源,而是以科学的态度和缜密的思路,阐述了它们之间的关系、演变过程及其原因。与此同时,作者还对西方的与中国的《蛇郎》等相近的三(两)姐妹故事,如《厄洛斯和普赛克》、《美妞与怪兽》、《一朵小红花》、《美女与野兽》等做了对比分析,有力地论证了人类文化的普适性和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性。学术探险道路崎岖,人在旅途不会轻松,但作者自辟蹊径,网罗宏富,钩玄索隐,细加梳理,使作为第一读者的我不觉疲倦,一路兴致盎然。相信广大读者阅读该书,也会有我一样的感受:如行走于山阴道上,无限风景,美不胜收。

“跨媒介视域”,即作者独特的视角,形成了该书的又一特色。从《蛇郎》到《马兰花》,是民间文学演变为儿童文学的个案,在阐释其演变原因时,作者一方面着眼于对文学体裁变化(如从民间故事到童话诗、童话剧、电影、动画片)的细细梳理,一方面紧紧围绕“跨媒介”这一主要原因,凸显了技术在文学体裁演变中的关键作用。文化人类学的观点认为,人类文化(包括文学)及其变迁,都与技术进步不可分离,甚至可以说,每一文明都是以某种占主导地位的技术为开端。近一个多世纪以来,媒介与信息传播技术迅速发展,使文化(文学)传播在媒介选择、行为主体、传播模式、传播内容以及影响力等方面都发生了空前变动。那么,在中国,《蛇郎》等三(两)姐妹故事的传播在媒介技术上的明显变化是什么呢?作者给予了明确的回答:电影技术的运用。电影不仅完成了《马兰花》从民间到官方的演变,也促进了《马兰花》的儿童接受。进入新时期以后,动画片《马兰花》成功地适应了“读图时代”,不仅作品的形式而且作品的内容都大幅度地向儿童文学的方向偏转,最终成为真正的儿童文学。从这一个案可以看出,电影,尤其是动画片,实际上是技术活动的过程及结果。作者以跨媒介视域,关注技术与文学变迁的关系,是思维和目光的敏锐,更是观念和价值的超前。回顾人类文化的历史,从蔡伦造纸到古登堡的印刷机,从莫尔斯电码(Morse Code)到微软视窗(windows),技术与人类社会息息相关,正如麦克卢汉所言:任何一种技术,只要它是人类身体、存在、思想的任何延伸,它就是“媒介”——“媒介”的延伸影响了人们之间的关系,形成了新的文化经验,最终必然对历史和文化产生重大影响。

该书另一特点是运用了跨学科研究的方法。作者视野开阔,知识面宽,举凡文艺学、民俗学、女性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艺术学、比较文学、精神分析……在该书中都有运用和体现。一本好书的魅力,通常源自作者的知识结构。该书的作者吴翔之曾获得文学和法学两个硕士学位,在科研的道路上多头并进,游走于民俗学、女性学和儿童文学多个领域。发表过《民俗视野中的女性话语建构——以女性禁忌民俗为例》、《大众传媒的文化建构:区域民俗的传承与变迁》、《他们在一无所获中等待未来——苏童“香椿树街系列”中的少年形象》等学术论文,主持过《当代中国消费文化语境中女性民俗的嬗变——以温州女性民俗为例》、《女性民俗中的欲望叙述——以女性禁忌民俗为例》等课题。该书是其跨学科研究的又一次践行。

该书的出版,是中国民间文学、儿童文学研究的又一重大成果。在该书付梓之际,我除了表示由衷祝贺,更对翔之未来的学术道路充满期待。

邱国珍

甲午立夏日于温州金康园

目 录

绪 论 / 001

第一章 《蛇郎》和历史上的三(两)姐妹故事 / 005

- 一 从蛇故事到《蛇郎》故事 / 006
- 二 《蛇郎》以外的三(两)姐妹故事 / 010
- 三 《蛇郎》与三(两)姐妹故事主题的传统阐释 / 014

第二章 童话诗《马莲花》 / 018

- 一 《马莲花》在形式层面的创新 / 019
- 二 《马莲花》在意象、结构层面的创造 / 020
- 三 赞美劳动:《马莲花》的新主题 / 022
- 四 《马莲花》的个性化艺术追求 / 024

第三章 童话剧《马兰花》 / 027

- 一 “马兰山”:一个新创的艺术世界 / 028
- 二 老猫:一个新形象 / 030
- 三 周恩来对《马兰花》的误读 / 034
- 四 《马兰花》和三(两)姐妹故事的儿童化倾斜 / 038

第四章 童话电影《马兰花》 / 041

- 一 从童话剧到童话电影 / 041
- 二 老狼:一个暗藏的阶级敌人的形象 / 042

三 大兰形象的新特征:中间化 / 044

四 《马兰花》主题和 1960 年代社会思维模式的对应 / 046

五 《马兰花》的内容和接受的矛盾性 / 047

第五章 一些与三(两)姐妹故事相关相近的新作品 / 052

一 《白毛女》 / 052

二 《姊妹易嫁》 / 054

三 《青蛙骑手》 / 059

第六章 大众传媒和三(两)姐妹故事的现代转型 / 063

一 读图时代的《马兰花》 / 063

二 《马兰花》的祛魅性 / 065

三 《马兰花》的游戏性 / 069

第七章 西方文学中的三(两)姐妹故事 / 072

一 《厄洛斯与普塞克》 / 072

二 《美妞与怪兽》 / 075

三 《一朵小红花》 / 081

四 动画片《美妞与怪兽》 / 083

五 西方文学理论对三(两)姐妹故事的阐释 / 088

第八章 在中西文化比较中重新审视中国三(两)姐妹故事 / 092

一 中西三(两)姐妹故事源头上的相似性 / 092

二 视角差异:人生和社会 / 098

三 女性意识:两性矛盾和女性间的冲突 / 103

四 中国的三(两)姐妹故事何以走向儿童化 / 105

五 三(两)姐妹故事改编中的媒介因素 / 107

参考文献 / 109

附录:女性民俗中的欲望叙述——以女性禁忌民俗为例 / 111

后 记 / 167

绪 论

本课题主要讨论一个流传甚广的民间文学母题在当代的演变。

母题是一个具有大致相同含义的文学题材和主题的集合,其在最原初的意义上和荣格所说的“原型”有些相似。荣格认为,在人类的童年时期,人们因为生理、心理、生存状态、经验的相同形成覆盖整个人群的集体意识和集体无意识,这些集体意识和无意识由于一再反复还被抽象为某些相对稳定的形式,即原型,或称心理模式。这种原型或心理模式积淀在人的心理深处,拉开了与具体的现实生活的距离,一般情况下人们甚至感觉不到它们的存在。特别是原始社会以后,人们的生存方式、经验不仅发生变化而且产生分化,童年时代的经验似成一个依稀的梦变得遥不可及。但原型作为埋藏在人们潜意识深处的心理模式并未消失,一旦遇到和当初经历时大致相同的情景,便会再次浮现,和具体现实情景相结合,成为生动的形象呈现出来。这种情况在进入文明社会后还会继续存在和产生,特别是在民间文学和有民间文学特点的创作文学中。本书讨论的三(两)姐妹故事便是其中之一。

但本书的重点并不在于这个原型、母题本身,而在于这个母题在 20 世纪的演变。所以如此,一方面固然是不得已。民间故事在漫长的历史中自然也是不断演变的,但追溯、重现这一过程却十分困难。我们常说民间文学是集体创作的,作为一个总的描述大体是正确的,但实际情况肯定复杂得多。有些在源头上就具有集体性,但更多的则可能是先有一个人的创造,而后在民间流传,流传的过程中不断地被修改,以致将原来的创作者也遗忘了。

民间文学以口语为承载媒介,口语易被磨损,当文字还没有参与进来、不同的修改没有被记载下来的时候,不断地传播不断地修改,有时会在同一时期出现不同的版本,有时则因为有了新的版本而将原来的版本完全忘却了。于是,当我们今天要去寻找原来的版本、寻找同一故事在长期的流传中的实际演变状况时,却常常感到无从下手。譬如中国历史上的蛇故事、蛇郎故事、三姐妹两姐妹故事,现在能看到的有许多版本,从这一角度说,应是不够复杂、够丰富的了,但是,如果真的还原于历史,每一个版本、每一个故事都有一个自身的发展史、演变史,而这个发展史、演变史是我们现在很难还原的。这对一个以某一母题在民间文学中的发展和演变为主要讨论对象的课题来说,是有些致命的,但在目前的条件下,我们很难逃脱这种局限。在本课题的探讨过程中,这种遗憾一直与我们同在。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采用的主要就是前人已经记载下来的历史资料。好在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各朝各代记载下来的民间传说、民间故事十分丰富,仅志怪小说中就有取之不尽的原始材料。但一则,我们自身的经验、能力有限,无法很深入地进入这个前人留下的宝库中去;二则,前人已经搜集、整理、记录下来的材料和这些故事在民间的实际传播并不是一回事。能实际整理、记录这些故事的多是文化人,有些还是历史上很重要、很有地位的文化人。如我们课题涉及的最早记录蛇故事的《搜神记》、《搜神后记》的作者干宝、陶渊明等,便是他们那个时代文化人的最优秀的代表。他们的搜集、整理,用文字将民间流传的故事凝定下来,不可能不将他们的思想情感、立场观点带到作品中去。只是,有的人做得主观一些,更突出按自己的意愿去选择和改变;有的人做得客观一些,更强调自身对传说的顺应。不管哪种,都有搜集、整理者自身的投射。只是,那个年代,识字的人还很少,口头文学、民间故事的地盘还很大,文化人的搜集、整理,书面文学对这些故事的记载,一般不会影响它们在民间的传播,有时还会扩大、增强这些作品的影响,促进这些故事的进一步传播。虽然这也可能限制这些故事进一步的集体创作,限制民众对集体创作的参与度。

但进入改编、重写、再创造的领域,情形便不一样了。搜集、整理强调对原传说的忠实,强调原传说的本来面貌;在改编、重写领域,这个顺序便有

些颠倒过来了。改编、重写常也要以原来的故事为基础,但那只是原始材料,对这些原始材料怎么运用,则主要取决于改编者、创作者自身了。比如,同一时期人们可以接触到许多民间故事,同一故事也有许多版本,选哪个?为什么选这个不选那个?主要都是改编者、创作者决定的。这就为不同作家的不同个性、不同风格留出了空间。这也为对某一民间文学母题的演变的探讨提供了切实的可能性。西方一些著名的民间文学作品如《小红帽》、《美妞与怪兽》等为什么很早就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 主要的原因并不是它们在世界上出现最早,也不是它们本来就最为著名,而是它们最早被作家关注,最早被重新改编,最早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作品。这里当然有社会的原因。西方的《小红帽》、《美妞与怪兽》等自觉在 17、18 世纪,正是启蒙主义在欧洲高歌猛进的时期,这些作品表现出强烈的对人、对普遍人性的高度关注,和启蒙主义一拍即合,可谓是应运而生。中国的民间文学却没有赶上这样一段好时间。所以,通过对民间故事重写、改编的探讨,我们也可以追溯其后面的历史动因。中国的民间故事中为什么有那么多阶级斗争的故事? 长工被财主剥削,农民被地主压迫,三兄弟,三姐妹,三媳妇,出现在故事中的劳动人民无一不是苦大仇深。因为这些故事多搜集整理于五四以后,是阶级斗争理论在中国甚嚣尘上的时候。这也是我们理解本课题涉及的三(两)姐妹故事在 20 世纪的改编、重写的一把钥匙。从这一意义上说,本课题涉及的主要不是一般的民间文学理论而是作家个人创作理论,是作为个体的作家对一个流传已久的民间文学母题的搜集、整理、改编、再创造。在较为宽泛的意义上,也是处在民间文学和作家个人的创作文学之间。这二者间本来就没有很绝然的界限。

母题探讨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它很具体,可以从一个个案入手,较深入地走进历史, 但又不像一个个的作品研究那样为具体的时空所限定, 可以从一个作品扩展到一类作品,探讨一类作品的产生、发展、演变,有点有面,将深度和广度结合起来,既追求议论的生动又追求理论的普遍性。这当然要以论述者的理论眼光和对材料的深入把握为前提。可惜的是,自己在这两方面都极为欠缺。初选课题,受到凯瑟琳·奥兰斯汀的《百变小红帽》和杰克·齐普斯的《作为神话的童话/作为童话的神话》等的启发,但稍一

深入,便感到无论是理论还是材料方面都有些力不能及了。目前拿出的只能是一个很粗糙的半成品,算是自己这些年学习的一份答卷,希望得到读者的批评指导,以便以后进一步努力。

第一章 《蛇郎》和历史上的三(两)姐妹故事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有两部作品在社会上、特别是在少年儿童中引起巨大的反响。一部是《马兰花》,先是童话剧,后是童话电影,还有各种各样的图画书以及在不同刊物上刊出内容相近的民间故事,一浪接着一浪,使当时由于极左思潮泛滥而日见凋敝的民间文学、儿童文学园地像注入一针强心剂而显出极度的兴奋,出现一片热闹非凡的新景象。“马兰花,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怕。勤劳的人儿在说话,请你马上就开花”,一首充满热情的《马兰花》主题歌一时间传遍了祖国大地。直到许多年后,一些已经长大的当年小观众还能记忆、念诵,成为那一个时代少年儿童的童年生活颇为难忘的组成部分。另一部是《姊妹易嫁》,先是山东吕剧,后来改编成诸多地方剧种,演出后好评如潮,直到今天,这一剧目仍活跃在中国的戏剧舞台上。它同样被拍成电影,制作成图画书,甚至延伸出许多其他的艺术形式,在中国人的记忆中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马兰花》和《姊妹易嫁》,一为童话(神话)剧,一为现实剧;一是以少年儿童为主要接受对象,一是成人剧,看起来似乎有些风马牛不相及,但仔细辨认,它们却有着相近的故事内容、相近的情节结构、相近的人物形象、相近的人物关系,甚至相近的思想内涵。进一步推勘,它们甚至有着相近的历史渊源,那就是中国民间文学历史长河中源远流长的蛇郎故事与三(两)姐妹故事。虽然,在最初,它们可能既不叫《马兰花》,也不叫《姊妹易嫁》,甚至人物、故事也与后来的传说有很多不同,但却形成一个以三(两)姐妹故事为母题的作品群落。在《作为神话的童话/作为童话的神话》中,杰克·齐普斯曾

谈及神话的童话化和童话的神话化现象,中国的三(两)姐妹故事或许是说明这一现象的最好例证之一。深入地讨论这一故事,不仅对认识《马兰花》、《姊妹易嫁》及相关作品,而且对认识杰克·齐普斯所说的上述现象都是有益的。

一 从蛇故事到《蛇郎》故事

《马兰花》的题材源自一个流传甚广的民间故事,这个民间故事在未被搬上舞台、银幕之前有一个漫长的流传、演变历史。任德耀创编的童话剧《马兰花》在1955年11月号的《文艺月报》上刊出时,作者曾在结尾处注明:“写此剧本时,曾经参考过熊塞声同志的童话诗《马兰花》(应为《马莲花》——引者),以及和这情节相似的民间故事如《蛇郎》等。”^①这便明确了《马兰花》与《马莲花》、《蛇郎》等故事的关联,理解《马兰花》,自然要沿着《马兰花》、《马莲花》、《蛇郎》等一路走进历史的纵深;或从《蛇郎》到《马莲花》到《马兰花》,从历史的纵深走向历史的地表,在历史的纵深和地表的关联中理解这一作品和相关的文学现象。

人类文化,特别是民间文化中,关于蛇、关于蛇的灵性化、关于蛇与人的关系、关于拟人化的蛇形象的记载和描写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在西方,《圣经·创世纪》中的亚当和夏娃,就是受了蛇的引诱和教唆,偷吃了禁果,才被上帝逐出伊甸园。为此,蛇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被罚以腹行走,终生食土。中国神话中的蛇似乎更有地位。始祖伏羲、女娲就是半人半蛇、蛇身人首的形象。作为汉民族图腾的龙,一般认为就是以蛇为主体综合了鸟、鱼等形体形成的一个神异形象,表现了远古时代以蛇、鸟、鱼为图腾的不同部落经过冲突、融合终于形成汉民族的过程。神话时代过去以后,部分神话传说化、童话化,蛇形象、与蛇形象有关的传说、故事仍层出不穷。其中,干宝《搜神记》中的《李寄》是出现较早、故事情节较为完整的一篇。《李寄》讲述闽中女孩李寄孤身上山杀蛇的故事,情节集中,形象鲜明,是六朝志怪小说中的名篇之

^① 任德耀:《马兰花》,载《文艺月报》1955年11月,第47页。

一。但因有具体的时空背景,描写真实细致,长期以来,评论界多将其作为写实性小说对待,有如同时期周处之杀虎搏蛟、明代《水浒传》中之武松打虎,对民间传说中的三(两)姐妹故事影响不大。直接与后来的《蛇郎》等三(两)姐妹故事有关,或可视作中国《蛇郎》故事发轫之作的是陶潜《搜神后记》卷十中的《女嫁蛇》:

晋太元中,有士人嫁女于近村者。至时,夫家遣人来迎,女家好遣发,又令女乳母送之。既至,重门累阁,拟于王侯。廊柱下有灯火,一婢子严妆直守。后房帷帐甚美。至夜,女抱乳母涕泣,而口不得言。乳母密于帐中,以手潜摸之,得一蛇,如数围柱,缠其女,从足至头。乳母惊走出外,柱下守灯婢子,悉是小蛇,灯火乃是蛇眼。^①

宋代《太平广记》也记载了这个故事,题名《太元士人》,并注明出自《续搜神记》即《搜神后记》。文字略有出入:

晋太元中,士人有嫁女于近村者。至时,夫家遣人来迎,女家好发遣,又令女弟送之。既至,重门累阁,拟于王侯。廊柱下有灯火,一婢子严妆直守。后房帷帐甚美。至夜,女抱乳母涕泣,而口不得言。乳母密于帐中,以手潜摸之,得一蛇,如数围柱,缠其女,从足至头。乳母惊走出,柱下守灯婢子,悉是小蛇,灯火是蛇眼。^②

和早期大部分志怪小说一样,《女嫁蛇》、《太元士人》等也带有“记”、“录”的性质:某时某地有某异事,虽怪诞不经,却信如固有;不在自己的世界就在另一个灵异的世界,这个灵异的世界和自己的世界一样是实存的。这是中国小说尚未完全自觉的一种表现。这个故事还没有姐妹相争的内容,但有了嫁蛇、以蛇为郎的情节。相比《女嫁蛇》,《太元士人》的重大变化是加入了

①陶潜:《搜神后记》卷十,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3页。

②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第四百五十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3729页。

“女弟”这一人物,多少透露出一些与姐妹故事相关的信息,与后来的《蛇郎》故事有了更紧密的联系。入唐以后,随着小说创造意识的自觉,民间故事也渐渐摆脱“传说”、“志怪”的束缚,有意识地将艺术世界虚拟化,就是一些世代流传的故事,也不再信如固有而是看做古人的一种创造,将它们作为一种“故事”来看待。四大民间故事之一的《白蛇传》就是中国蛇故事中最著名的作品。《女嫁蛇》的故事也一样发生演变,逐渐摆脱“志怪”、“述异”的观念而向民间传说、民间故事的方向演化了。或许是蛇这种动物分布极广、与人们的实际生活联系极为普遍的原因吧,蛇故事很早就是民间传说中一个重要母题,各种各样的蛇故事、女嫁蛇故事、蛇郎故事流传极广。1932年钟敬文先生写作《蛇郎故事试探》,引述采录的《蛇郎》故事达30余篇。丁乃通先生1970年代编辑《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所列《蛇郎》故事已增至60余篇。刘守华于1986年发表《蛇郎故事比较研究》,使用蛇郎异文约40篇。之后全国开展民间文学普查,编纂《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各地采录的蛇郎故事激增,合计超过100篇。

除了历代志怪小说的记载,作为民间传说的蛇故事基本上都是在进入20世纪以后搜集整理的。在这些故事中,周作人于1912年所写的《童话研究》一文记录的《蛇郎》应是最早的:

越童话有《蛇郎》者,略云:樵人有三女,一日入山,问女所欲,幼者乞得鲜花一枝。樵方折华,乃遇蛇郎,言当以一女见妻,否则相噬。季女请往,他日其姊造访,妒其富美,诱使窥池,溺而杀之,自以身代。女死化为鸟(越俗名清水鸟,多就清水池取虫蛆为食),哀鸣树间,姊复杀之(一作溺泔水缸中死之)。埋诸园中,因生枣木。蛇郎食之,其实甚甘,姊若取啖,皆化毛虫,乃伐以为灶下榻。蛇郎用之甚适,姊坐辄蹶,又碎而然之,木乃爆裂,中姊之目,遂瞎(一作火发烂姊手,遂废)。①

① 周作人:《童话研究》,载《周作人自编文集·儿童文学小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石家庄市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页。

据周作人说,这一故事在越中一带流传甚广。1925年,他在《关于“菜瓜蛇”的通信》和《〈蛇郎精〉按语》中,又进一步谈及这一故事。

这篇里包含着兽婚、变形、季女胜利诸事,都是构成传说神话的重要分子,处处可与原始文化对照发明,是极有学术价值的故事之一,若能把流传各地的这一类故事搜集起来,得到百十篇,比较研究,不但是文化史上的好资料,也是颇有兴趣的工作。^①

以后代不乏人。与周作人差不多同时代的徐蔚南在1925年10月出版的《小说月报》第16卷第10期上刊出其搜集、整理的《蛇郎》,也是以绍兴一带流传的民间传说为蓝本,故事情节和周作人记载的大体相近,但用的白话文,篇幅自然扩大了许多。周作人的故事只有梗概,徐蔚南的《蛇郎》却有细节、人物心理、环境描写,较接近民间传说的原貌。以后,《蛇郎》故事便主要以这种面貌存在着。至《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搜集、整理的《蛇郎》故事,不仅遍及中国的广大地区,而且有许多不同的异文。如《蛇郎》(土家族);《一朵小红花》、《自讨苦吃的姑娘》(藏族);《两姐妹》(彝族);《蛇女婿》(湖北);《蛇郎与三姑娘》(吉林);《姐妹俩》(湖南);《蛇郎与三妹》(浙江);《蛇仙》(海南)等。在台湾的汉族和高山族的鲁凯人、卑南人中,也采录到关于《蛇郎君》的优美传说。还有许多散见于各地编印的资料本中,实际上记录成文的中国蛇郎故事的异文已达数百篇,它们分布在祖国大陆东西南北中及海峡两岸21个省区的25个兄弟民族之中,其广泛影响达到家喻户晓的程度。^②

在这些故事中,彼此间是有差异的。有的是三姐妹,有的是两姐妹;有的蛇郎近似人,有的大体仍是蛇形;有的白天是人,夜晚是蛇,但关键情节大同小异。在《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丁乃通先生将蛇郎故事列入433D型,即蛇郎与三(两)姐妹型:父亲由于某种原因欠了别人的恩情,对方提出要娶

① 周作人著;刘绪源辑笺:《关于“菜瓜蛇”的通信》,载《周作人论儿童文学》,北京:海豚出版社,2012年版,第238页。

② 刘守华:《两姐妹与蛇丈夫——“蛇郎”故事的中华文化特色》,载《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第17、18页。